



教會におけるバサイ語の振興
Revitalizing the Pazih Language in Church
文・圖—Bauke Abuk 潘英寬（南投縣巴宰族群文化協會總幹事）

巴宰語於教會的振興

巴宰族是台灣西部平埔族之一族。明朝末年，也就是17世紀中葉以後，福建沿海一帶的漢人，大量移民到台灣，最先在台灣西部，開發拓墾，因此，西部平埔族首當其衝，土地大量流失，人口遞減，母語及文化也就因為漢化，而大量流失，前後還不到兩百年。

靠近內陸 母語仍能保留

到了19世紀末，日本統治台灣時，日本學者伊能嘉矩、小川尚義等人，調查西部平埔族，語言就所剩無幾了。西部平原的漢化，愈是靠近中南部的就愈早，愈是靠近沿海一帶的平原，也是愈早；而較靠近內陸的巴宰族，就稍晚一些。

中部平埔族，從清道光3年（1823年）起，就陸續有人移往內陸埔里盆地居住，因此，到20世紀都還有一些人記得母語，其中，巴宰族的老人，不僅會說完整的句子，甚至還會以母語說故事。相關報導說潘金玉是唯一還會講巴宰語的人，事實不然，幾個巴宰族傳統聚落（烏牛欄社、內社）中，都還有懂巴宰語的人。如內社教會禮拜天早上，主日禮拜結束後，教會中人群並未立刻解散，大家拿起週報

中的夾頁，認真跟著CD傳出來的聲音學習自己的母語。1個禮拜或許只能學個1-2句，但是大家仍然用心費時學習遺忘已久的母語；巴宰族已數次正式請求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承認原住民身分，在認知中，母語的使用是認定為原住民族與否的重要指標，也是族群身分的標記。

巴宰族的母語能夠復興，最該要感謝的是潘金玉女士。她是語言學家土田滋、李壬癸編寫《巴宰語詞典》

自1999年由台灣巴宰協會主辦，賴貫一牧師承辦全台灣「巴宰族傳統過年—牽田走鏢」以來，巴宰族對傳統文化復振工作有了極強烈共識。





教會主日禮拜結束後，族人會拿起週報中的夾頁，認真跟著CD傳出來的聲音學習自己的母語。

相關報導說潘金玉是唯一還會講巴宰語的人，事實不然，幾個巴宰族傳統聚落（烏牛欄社、內社）中，都還有懂巴宰語的人。內社教會主日禮拜結束後，大家便拿起週報中的夾頁，認真跟著CD傳出來的聲音學習自己遺忘已久的母語。



時，最主要的語料提供者；幾年前打里摺文化協會賴貫一牧師開始編寫巴宰語教材時，也相當依賴潘金玉的協助。這套教材就是由潘金玉親自錄音，把巴宰語好好地保存了下來。

總而言之，還是有不少的耆老有巴宰母語的記憶、字彙及知識。我們的部落有各自的組織，定期的巴宰母語班教學（埔里愛蘭社區、苗栗縣鯉魚潭內社及噶哈巫在埔里四庄守城），母語能力繼續不斷在增長中。以下就從各個不同層面來說明我們的具體行動。

教會目前推動族語的具體行動

自1999年由台灣巴宰協會主辦，賴貫一牧師承辦全台「巴宰族傳統過年一牽田走鏢」以來，巴宰族意識抬頭，族裔對傳統文化復振工作有了極強烈共識。遂自2003年6月教會籌組成立「南投縣巴宰族群文化協會」，正式啟動了文化傳承的動力。一直以來，教會與文化協會

相輔相成，是一體的兩面，為巴宰文化推動，立下很好的根基。

各類學習者概況及學習心得

◎**最年長者**：目前巴宰母語最年長者，當屬潘再賜先生，旅居台北市南港，92歲高齡，仍耳聰目明、且常記掛部落母語的推動進度，他也是部落遇見母語瓶頸時的活字典。次高者為潘美玉女士，目前擔任部落母語老師，窮其一生鑽研、翻譯巴宰母語，參加過母語文學創作比賽，獲獎無數；對學員學習態度要求嚴厲，總覺時日不多，盡其能力傳遞後代。

◎**最年幼者**：本協會為落實母語傳承，於教會主日學開辦初階班（羅馬拼音），從中又挑選數位進階簡易母語及歌謠。潘映芽（12歲）及潘政彥（10歲）姊弟是目前最年幼者，兩年前參加過巴宰母語演講比賽榮獲優勝，而課業繁重、母語環境，卻是推動母語的困難點。



巴宰語教材的繼續編輯是刻不容緩的事。南投縣巴宰族群文化協會8位耆老身負重任，卻甘之如飴。從修正原有九階教材之標準發音開始，進而翻譯十誡、使徒信經、主禱文；等工作；有廣大學者之支持，我們深具信心，母語文化之復振，是指日可待。



◎**非本族人士**：時代之變遷，本聚落（教會）也不再是清一色巴宰族裔，而在教會同工中，本著同信仰，有非本族兄姊也加入協會會員，甚至擔任幹部，共同為文化復振打拼。

◎**歌謠班或舞蹈班學員**：Aiyian母語歌謠，即古調《憶祖之歌》，它牽繫著今昔之情感。近10年來，民族意識的抬頭，巴宰聚落為延續自身的民族文化，每年持續舉行巴宰族過新年的活動，邀請族親參與，並與他族群與社區交流。每年11月第二個星期六為傳統牽田走鏢過年，不僅有重要的走鏢（越野賽跑）及母語詩歌、舞蹈表演，更重要的是透過此活動連結族人的向心力，並將文化繼續發揚傳承。巴宰族裔因實地參與母語歌謠傳唱及傳統舞蹈而更加認同自己之文化。

◎**教材編輯者**：語言，是民族存亡的最重要指標。原住民的語言，也是國家最寶貴的語言，族群的語言，不能以說話人口的多寡，來判定其語言的地位與重要性；語言生存權是平等的，語言是人類身分之基本認同元素。因烏牛欄巴宰母語教材的出版，使巴宰族「正式」加入原住民族文化的恢復及傳承行列之中，是任重而道遠的工作。鑒於巴宰族長者急速凋零，我們有感於傳承的重要與責任，而希望能夠長期學習及記錄長輩傳下來的語言、歌舞、歷史、文化的精髓。

過去由於政治的因素，巴宰族被迫漢化，嚴重限制母語的留存及傳述；感謝神！巴宰族在愛蘭教會這個屬神的大家庭中，仍存留著超強的族群意識及凝聚力，我們仍保有幾乎完整的母語。時代的劇變，縱使當下學校教育與現有制度，賦予我們一般大眾的知識，卻也讓多數族人脫離了自我文化的母體；個人覺得，原住民族文化不是在學校裡就可學到的，一但脫離母體文化，就無從著其邊際。所幸，烏牛欄巴宰文化仍有國寶級耆老，藉由近幾年學界及各界文化工作者的大力推動，我們已深深地愛上母語，真有「相見恨晚」之情懷，更因巴宰母語的美（發音、文法…）



巴宰語教材的繼續編輯，是刻不容緩的事。



巴宰語被聯合國列為「極度瀕危」的語言，讓族人深深感受到危機的存在，遂成為復振族語之動力。

復振動力

根據2010年5月20日的世界瀕危語言報導：世界上有上億人說的語言，但也有只剩1個人會說的語言。據美國媒體報導，聯合國最近列出199種世界「處境危急」語言，所謂處境危急，就是會說的人很少，其中「極度瀕危」的語言，會說的都不到10個人。

台灣也有幾種瀕臨滅絕語言，多半是原住民族語，其中一種「巴宰語」，在2008年時被列為只剩一位95歲的老太太會說了。我們深深感受危機的存在，遂利用政府機關微薄之經費，努力奮鬥，讓巴宰族語不會成為下一個滅絕的死語，從意識形態中建立起復振之動力！

而由衷地敬畏神及讚嘆祖先的偉大！

巴宰語課程給我們的收穫，不單單是字句的認識，更使我們在母語的字裡行間，認識巴宰族在過去的歷史過程中，不斷被壓抑、屈辱；「番」造成祖先相當程度的自卑感。期待藉著這樣的學習，使巴宰族中青代對祖先走過的歷史痕跡，建立自我的肯定、自信，進而懷抱感恩的心。更期待所有原住民族同胞，在著重於歷史文化保存與發展、權益爭取與保障之外，應昂首闊步、走出部落、走入當代、走向國際。唯有如此，我們才能有國際視野及胸襟，來提升原住民當代生活的適應及各層面的競爭力。

基於此，巴宰語教材的繼續編輯是刻不容緩的事。本協會8位耆老（包含筆者）身負重任，卻甘之如飴。從修正原有九階教材之標準發音開始，進而翻譯十誡、使徒信經、主禱文…等工作；有廣大學者之支持，我們深具信心，母語文化之復振，是指日可待。

巴宰語復振的未來期待

10年來，巴宰族語復振的努力，從近3屆教育部舉辦原住民母語文學創作比賽，而榮獲5人次優勝獎，及獲遴選7人次參加原住民母語文學創作研習營，得到很大的鼓舞！我們期待巴宰族語在文化協會的推動，教會的配合之下，能落實在每個家庭、每個巴宰人之中。◆



潘英寬

巴宰族，南投縣埔里鎮烏牛欄（aulan）部落人，族名Bauke Abuk，1959年生。中正理工學院畢業，現任職於國立暨大附中，兼任儀隊老師；2003年起，擔任南投縣巴宰族群文化協會總幹事，致力於巴宰族語言、

歌謠與文化的推廣、保存與研究，及正名運動；2010年參加第二屆原住民族語文學創作，入選新詩獎項。